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五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三

歴代名人書跋四

唐李邕雲麾將軍碑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金石録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永樂丙申用之在北京以寄余者

此碑出良鄉縣北海所書有兩雲麾將軍碑其一在陝西陝西者李思訓良鄉李秀也陝西者書法差勝然余蓄北海書獨此及岳麓寺碑其紙墨又此碑差勝也東里續集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為第一其融液屈衍紆徐妍溢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

雲麾碑刻在長安良鄉縣有拓本遠不如也今長安碑

已亡惜哉 楊升菴集

古墨齋記云良鄉縣學有雲麾將軍碑蓋唐北海刺史李公邕所書也雲麾將軍名秀幽州人事跡具載碑中天寶三載正月建公書雲麾將軍碑二其一為左武尉李思訓其一此碑也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為校官裂為柱礎墨本遂不見於世好古者深惋惜之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砥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不睨也友人邵生正魁董生鳳元往經其地蹤跡之則古礎存焉規如

鐵鑑字尚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于美侯喟然興歎寓書縣令鞏致都下將為亭以覆之視寢室之右有別館可度亟塗墍之納礎其中屬藩參王子世懋署之曰古墨齋志存舊也按公仕武后朝為郎官辨魏元忠事以直節自見終其身不變蓋社稷之臣也當時不能用而媢嫉者忌之以死可以知唐祚之不競矣獨其書法之妙出入二王而奇偉倜儻類其為人杜工部所謂碑版照四裔李集賢以為書家仙手其流品可知已是雖摧

剥之餘見之猶令人起敬况其解衣盤礴時邪良鄉京
師衛術之交為吏者疲於奔命宜其不知護惜彼豎儒
從而斧之庸妄紛如亦何誅焉侯以雋雅善文章浩穰
繁劇戴星出入乃能庇覆於散落之餘使先賢妙蹟頓
還舊觀不惟好奇多愛而興廢補敝亦可以槩其為政
矣且宛平赤縣也宜有金石志其興作之歲月周視廨
宇迄無傳焉侯始亭而碑之俾采風者得以故事列於
紀載文獻將有徵焉非侯之功邪亭成侯歌以落之和

者自博士歐子大任而下凡若干人民表從鉛槧之後因記其事甘棠之愛庶幾勿翦焉侯名蔭南陽人萬歷六年歳次戊寅夏六月嶺南黎民表撰并書承徳郎知宛平縣事南陽李蔭建　沈榜宛署雜記

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僥健好酒骨青竟為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遒此雲麾將軍碑尤著者將軍名思訓畫品在神妙間碑辭絶不之及豈古人以藝為諱耶　弇州山人稾

北海書逸而遒米元章謂其屈强生疎似為未當此碑是其得意者雖剥蝕過半而存者其鋩鍛凜然碑在蒲城楊用修謂已斷正德中劉遠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已亡朱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為趙文敏臨書今蒲城碑尚在未斷無有鐵束事且蒲城李思訓葬處北海真蹟的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嘗至蒲城而未公尤為瞽斷_{石墨鐫華}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

泐時拓本殊可寳藏歐陽金石録每有不以書家見收者況北海為書中仙乎畫禪室隨筆

唐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寺碑李邕書石刻在長沙余前後得十數本皆紙墨糊塗甚至不可辨識葢打碑必得善工而湖湘善工獨難遇長沙同知李吉特為余致此本故視前所得差勝也東里續集

余友俞仲蔚為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雲麾余亟購

得之僅可讀耳其鈎磔波撇雖不能復尋覽其神情流放天眞爛熳隱隱殘楮斷墨間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也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謁上太山還獻詞賦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贓者張說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見其一詩穉語殆不可曉何以負千將莫邪稱於世耶米元章評其書如乍富小民屈强生疎此語殊未當書故佳小佻耳邕以纖文獲名以虛名獲

死以佳書獲呰皆所不虞者因附識之弇州山人槀

是碑筆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手大凡李公書言黄鶴仙伏靈芝元省已者皆託名也蒼潤軒碑跋

唐李邕有道先生葉公碑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録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所書此最為佳也集古録

北海分隸固自遒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與梁昇卿

韓擇木輩逐鹿未知死誰手矣又趙明誠録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后世翻本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以俟考 石墨鐫華

唐李邕臧懐亮碑

右唐臧懐亮碑李邕撰幷書臧氏世墓在耀州三原有教碑余盡得之元和姓纂云懐亮生希讓為渭北節度使此碑具載懐亮諸子無名希讓者以余家所有顏魯

公書懷恪碑考之希讓蓋懷恪子云 金石録

唐李邕大雲寺禪院碑

右唐大雲寺禪院碑李邕撰并書初武后時有僧上大雲經陳迹符命遂令天下立大雲寺至開元二十六年詔改為開元寺此碑十一年建故猶稱大雲也 金石録

唐李邕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并書碑初建於本寺後人移置郡廨敗屋下余為是州遷於便坐用木為欄楯以

護之云金石録

唐李邕東林寺碑

北海此書本小東法度再經摹刻雖鼻目無異脂澤有加而天骨埽地矣所謂韓生貌趙郎不得情性者也余晩自廬山歸東林程孟儒馳視之以為絶竒即此碑也

弇州山人稾

廬山自遠公開社殷仲堪作記後北海此碑最佳故裴中丞題有覽北海詞翰想見風彩之歎此後又有米元

章蔣之奇題名合三公觀之可以知李公書價當與匡廬並永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借淵泉兄所收本臨之方一週而賣茶人適至遂爇火試泉書此記事　蒼潤軒

碑跋

北海碑版布彌天下惟東林今完元日重刻也元刻固佳此更未經改刻之先宋搨本也較之元刻精神倍之中殘壞者異益等數字及末十餘字耳而元所補此諸字則大不稱余每欲摹元刻以補此本又恐為古搨之

累尚俟臨池得力之後於臨本中補之耳篆題四字古雅蘊藉不顯姓氏豈即北海手乎或古裝日失之乎東林古名地自太元遠師呼延同德清風高韻幾與首陽嚴瀨同仰恨不足躡其蕃一想髣於夢寐延令將二千年尚庇餘麻攬此當一臥遊天啓癸亥十二月之七日

墨林快事

唐李邕娑羅樹碑

娑羅樹碑是北海筆道逸豐美而不傷佻卞當是合作

書也　弇州山人稾

唐李邕法華寺碑

近於中書舍人劉素家見北海秦望山法華寺碑溫潤清麗法華故在紹興府寺及碑皆久燬甚可惜也　東里續集

李北海以岳麓雲麾娑羅爲勝而是本重刋於木故丰神稍失末稱刻石人東海伏靈芝乃公所托名也余友淵泉兄出所收本以觀敬爲題其後如此　蒼潤軒碑跋

唐李邕大照禪師碑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行書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黃紙筆法精整清栗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敧側疎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即為高麗所藏以故絕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尚為余物耳

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絶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熟參之蕭然有得也六研齋二筆

唐李邕永康帖

宣和内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眞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相値哉黄文獻公集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具在芾

以摹本刻之甚為寶惜而此真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於元國初流落於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得以為解氏之寶好事可以一覽而足兼有裝潢題識其左右皆為人褫去葢售其偽此真者正不須也 解學士集

唐李邕勝和帖

右唐秘書監李邕字太和墨蹟五十字易於呂文靖丞

相家戸部尚書穉卿之孫端問有三帖第一帖有張子有字淡墨昏第二帖有晉雲字紙揭幀此第三帖也精彩動人墨渴筆勁想運筆神助丁丑歲連滴郡齋手裝

寶晉英光集

唐李邕縉雲三帖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敬病在敧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申書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云余嘗謂右軍

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董其昌題戲鴻堂法帖

唐李邕荆門行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羣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羣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賛亦見柳州集容臺集

唐張庭珪夫子廟碑

夫子廟碑為渝州刺史李邕撰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邕

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邕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閑花映竹者尚未得盡其致耳 弇州續稾

唐呂向述聖頌碑

碑在華陰縣岳廟中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不著年月考呂向開元中召入翰林此碑稱集賢殿直學士當是開元中立碑云藻翰自天發揮神化建碑於廟以

光寵焉又云樹之平地嶷若斷山六龍盤礡糾其上羣
神離立負其下當是頌玄宗所建華嶽碑也今其碑已
裂趺尚存如山上存二字大可徑四寸許分隸不減太
山銘而呂向此書尚完在一道士院中向書昔人稱其
草隸峻乃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號連緜書又云歐鍾相
雜自是一調筋骨乾枯精神嶮峭今觀此碑雖勁健自
喜然不堪與登善作衙官　石墨鐫華

唐裴漼少林寺碑

右唐嵩嶽少林寺碑守吏部尚書裴漼撰并正書少林
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嶽二十里嵩嶽一稱
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嶽者統於尊也余正德癸
酉嘗遊嵩嶽訪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
昔達磨之徒惠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去此即其處
寺右上山三里有達磨洞洞有石達磨面壁九年形宛
然石上其事甚異達磨為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
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教書石

刻蓋太宗為秦王時寺之僧禽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余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不無缺誤如此然非余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　金薤琳琅

裴懿公淮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録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嫵態得非時代為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禄大夫正平縣

亍亦可補傳之闕 弇州山人稾

唐梁昇卿御史臺精舍記

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為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絶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頼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為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

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説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録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集古録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梁昇卿八分書漢承秦制御史為丞相貳其後以寺隷之然立精舍以居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立精舍教授在西漢末顧湜謂

此佛之所舍昔漢處摩騰洛陽西建精舍為始誤也按釋書以靜居為精舍致一為精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居必有可黙存者今人猶闢屋為齋謂如齋戒以守獨不可以精舍名乎蕭摹之請興塔寺精舍詣二千石庾子輿造佛寺因立精舍嶺南原明僧紹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此皆諸梵所居然書生立學昔傳此名豈致道之所惟精一得之邪昔魏武嘗曰譙東五里卜築精舍秋夏讀書其後徐度折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

豫章阮孝緒以一鹿車為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袪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張郡戴顒立黄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里遇之伯珍蒙山立精舍則古人於其居以名自警思致其精也後世便以為精舍皆寺𡨋之嗜利蔑學其可責以此哉廣川書跋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闕弗録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則此以奉浮屠氏故畧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黄

唐韓擇木桐柏觀碑

右唐天台山桐柏觀碑尚書祠部郎中崔尚撰翰林學士韓擇木八分書明皇正書題額碑稱司馬錬師居此而曰錬師名承禎一名子微唐書隱逸傳謂司馬承禎字子微則子微非錬師之名碑誤書耳余昔遊王屋山至陽臺宮宮乃子微修仙之所中有碑上刻睿宗與子微書及送還天台詩一首傳但云睿宗嘗召子微問其

術賜寶琴霞帔還之不云有書與詩此則傳之跡脫乎

金薤琳琅

新桐柏觀碑唐崔尚文韓擇木書桐柏即天台别名道家所謂金宫玉庭洞天眞境覽輿公一章覺此頌寂寥耳擇木書於漢法雖大變然猶屈强有骨明皇酷嗳太眞無所不似隸分體不免作豐容豔肌時狀老杜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蓋有感也計此碑當為拾遺君印可者

弇州山人稾

唐韓擇木昭告華嶽碑

右唐補闕韓賞告泰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於神者嚴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内而已豈必盟神然後固哉必俟明於神者葢由其内之不足也東里集

韓擇木以八分名昔人評之曰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杜子美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觀此碑良是碑文韓賞為補闕禱華嶽而作大要與神盟欲忘身奉國其辭則余無取焉石墨鐫華

唐韓擇木滎陽王妃墓誌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正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此誌獨為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耳金石録

唐蔡有鄰張嘉正碑

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為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

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為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集古録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鄰特為難得慶歴中今昭文韓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余所集録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集古録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迥廟與此存爾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寶間遂至精妙相衞中多其跡然則當時蓋不止三碑惜今亡之也廣川書跋

唐蔡有鄰興唐寺石經藏讃

右興唐寺石經藏讃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

為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

余家集録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

識書因集古著録所閲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

勉强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集古録

唐蔡有鄰崔潭龜詩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

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李

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

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彛鼎銘何異 集古録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為與三代彛鼎銘無異而元祐間守京兆者取其石為柱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金石録

唐蔡有鄰植柏頌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 集古録

卷七十三

唐蔡有鄰尉遲迥碑

尉遲迥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貴其叙迥事與周史略同然迥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迥已為蜀國公矣隋公總政天下宛憤鬱結不得其死宜其出靈響以自見也唐說自迥之死而相州都督死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迥自西廡出謂其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驚悸逝非所害也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得改葬既夕出謝嘉祐以聞請置

廟歲時血食今考周紀韋孝寛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於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祟公曰蜀相公獨為純臣閟修殷薦其取戾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行也廣川書跋

唐蔡有鄰章仇玄素碑

唐淮陽司馬贈東大守章仇玄素碑為翰林學士內供奉蔡有鄰書取法以時趣不能甚古而於嚴勁中微有

情似勝韓擇木之素者劒南節度使兼瓊父以子貴恩
封其丈歸瓆紀諂辭門閥而已兼瓊利臣齷齪李楊二
右相門不足道第天寶七載之碑見於金石録者凡八
而有鄰書獨有名而獨見遺所不可曉 弇州續稿

唐顧誡奢呂諲表

右呂諲表元結撰顧誡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
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
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

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 集古録

右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誡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誡奢也誡奢八分不多見余所得者衞密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慎微碑爲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

辛卯謫以母喪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為太子賓客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六月丁內憂上元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金石錄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顦顇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屓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黃某長睿 東觀餘論

唐宋僧道安禪師碑

右道安禪師碑宋僧撰并書在戒壇寺西南婁志載傳梅云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僧撰并書文尚可讀字道勁多骨而風致超逸出李北海上末云建塔僧破竈下損一字袁中郎謂為神僧破竈墮余細辨損處下從木不似墮字豈嵩山有兩稱破竈者乎可疑也余謂此書雖有風致然用筆傾側殊遜北海書史評僧書如寒鴉棲木平沙走兎是為似之耳至淳化閣帖誤列僧書於秦

程邈之後絕勝於此而黄山谷亦稱僧書筆墨精勁又稱僧書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則固當時名筆也今碑已於萬厯時雷轟為兩截矣其下截為土所瘞踰二尺許掘地得之丈甚模糊不可讀 葉封嵩陽石刻記

唐蕭誠裴大智碑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録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

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集古録

唐蕭誠獨孤府君碑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常登峴山讀此碑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紙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鈌也府君諱冊字伯謀

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終始 集古録

唐蘇靈芝田仁琬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揚今霈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槩矣大都源出聖教而肥媚爲多尚不及王縉書王清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李海伯施李海不足論但恐伯施於地下笑人 石墨鐫華

唐蘇靈芝夢眞容碑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眞容求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淮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略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敕旨宰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荆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碑爲是樓觀

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唐蘇靈芝易州鐵像碑

右易州鐵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詞猥肯瑣不復可解靈芝此書遒勁有逸氣然令景龍間虛和之度掃地矣宣和譜謂其有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

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靈芝嘗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宋時墮胡中胡人每以墨本詣榷場需絹十端始易一本妬者竟碎之今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絹之直理不能得一也物完毀貴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解者 弇州續稾

唐蘇靈芝憫忠寺寶塔頌

宋文惟簡鹵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事者建此

寺為之薦福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者是也春明夢餘録曰此碑葢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名侗作帝京景物略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之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為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書丹於石故以左為前金石文字記

唐胡霈然七祖堂頌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為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為竒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集古録

唐胡英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

年改為嵩嶽寺也_{集古録}

唐李慈張尊師碑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録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遒麗可喜然不知為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録之博慈所書碑秖得此爾尤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 集古録

唐張傑少林寺戒壇銘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為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書故猶有瘦勁意 弇州續稾

唐胡履虛六公詠

右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初余讀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入録其文辭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為一章狄丞

相别為一章云　金石録

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或遺

余荆州六公詠石刻故得具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彦

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暐王博陵柬之王漢陽恕已王

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

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宜老杜有云昔盧藏用謂邕如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謂碑頌是所長余見他文亦

不若是序言邕為荆州今新舊書不書也　王氏法書苑

唐陳懐志行書北嶽碑

陳懐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以其筋骨有餘而丰度微澀爾淵泉富有唐世遺刻試較之當自知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題是日立夏風雨蕭瑟如高秋讀是文恍若從恒山麓下遇氷雹交作山谷晦冥時從羽人仙客問投宿處景象也蒼潤軒碑跋

唐王子言任城縣橋亭記

右任城縣橋亭記唐開元廿六年任城尉游芳撰王子

言隸書雖出唐人古意蒼然後之人能若此者甚少吾家唐隸獨有紀信及此二碑耳　東里續集

唐鄎縣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鄎縣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韓擇木八分書刻於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玦子也唐書元玦別傳與崔沔所撰元玦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為二十代唐世士人譜牒猶班班可考今元玦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差其世次不同如此莫

可曉也金石錄

唐張旭郎官石記

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眞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於次而此本止其序爾集古錄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

動容周旋中禮非强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　元豐類稾

赤驥白瀼一駕千里當其披嵬崙上羽陵時求其逸景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於在六轡閑和鑾在前鍌續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毫釐跌宕無遺恨也長史之書殆盡於此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脉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世人不知

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知騏驥千里而未嘗知服
襄之在法駕也　廣川書跋
右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長
史正書歐陽公謂長史以草書知名此字眞楷可愛曾
南豐謂其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强
為者元王文定公謂張公得草聖不傳之妙其眞書在
唐乃復精絕顏魯公書學氣侔造化楷法蓋得之於公
又謂其字體似出歐虞自成一家宋龔明之中吳紀聞

云長史蘇人承平時碑在蘇學中堂之後已漸刓剥兵火後不復存矣元商德符云石刻舊在京兆今亡觀明之及商氏之說則此刻在宋元固已艱得余家所藏本未知其出於蘇學或出京兆皆不可知但歷年久遠而紙墨完好誠希世物也　金薤琳琅

張長史郎官壁記天下止此一本吳中尚有一偽本亦在余兄所薰猶故易辨也濟之閣老述山谷老人言唐人正書無出其右者又云無輟跡可尋其重之如此然

余細玩此碑中如容字極字皆取法虞永與孔子廟堂碑未可謂無所本第今所見虞書皆王彥超重刻張書實有出藍之觀余嘗於姻家韓侍郎家見唐刻虞碑神彩煥發生動大異翻本宜唐人重之以為青箱至寶乃知名下定無虛士耳王奉常集

長史郎官壁記世無别本唯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真入也戲鴻堂法帖

唐張旭春草帖

余嘗見懐素書云鄴下見顔平原曰吾書傳得長史八法其平原尚師之而張草之聖則不待言而可知矣今春草帖即宣和書譜所載者宋内府收附不存及前賢印章數處亦皆磨滅後有元祐以降諸公題跋惜乎歳遠紙損不幸失於護持致令字畫細微斷裂此可為恨然精妙之神具存誠為世寶皇慶改元十二月朔日喬簣成仲山書

右張長史草書春草帖鋒穎纖悉可尋其源而麻紙松

煤古意溢目真足為唐人法書之冠晉跡不可復見得見此跡亦末世之希世寶乎顔平原書家之集大成者猶言杜詩韓文顔法亦出於此也因與袁君子英獲觀陳彥廉氏賞歎竟日壬子人日倪瓚題雲林集

少陵觀張旭草聖極歎其妙東坡題王逸少帖則詆張為書工昌黎石鼓歌又詆王為俗書是三公之言何戾耶蓋王之於石鼓張之於王其書固不可同語然詩人詞氣抑揚不無太過論者遂欲以為口實未為知書者

也亦未為知詩者也世人不以韓言而短王又可以蘇言而少張與因觀長史春草帖偶書洪武紀元渤海高啓識　高青丘集

右唐張旭春草帖有宋名臣題識其一微仲觀於東府之東齋在元祐壬申其一師朴觀於樞府之前廳其一器之觀於承旨廳之東軒皆在元祐癸酉其餘乃紹聖宣和靖康時人蓋壬申癸酉間呂公為左相韓公為樞密劉公為樞密都承旨一時君子在朝共成元祐之治

自此歳後即非復元祐矣於是為紹聖為宣和靖康而宋運中圮此帖遂隨南渡入張循王家故有臣俊等印然則一紙之顯晦與宋之治亂相仍歟披玩之餘不勝歎息時洪武壬子之秋稽嶽王彝識

王彝徵士集

昔人評張長史草書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今觀陳彥廉氏所藏春草帖信然彥廉嘗作堂奉其母節婦莊甚孝顏曰春草適得此帖於他方與名堂之義相符豈因孝感而致是耶抑物各有所

遇而偶然耶他日有子若孫因斯帖也而思與堂符名則油然而興夫孝思自不能不以此帖為寶藏也後學張適識甘白先生集

長史詩云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此帖書用白麻紙宋秘府物元季藏於吾鄉陳彥廉家彥廉嘗為搆春草堂人多詩之今歸嘉興王廷槐長史余同縣人余平生閱唐人墨蹟凡十數卷長史書所見惟嘉陵帖及此而已宛陵

余竊疑其非真若此帖者當為唐人法書第一信奇寶也寓意編

唐張旭乾元帖

察觀張長史與顔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元二年帖與琵琶詩乃知丈不虚生皆有落花之方易足固天機動爾盧丈紀叶清泰之卜遂掌樞極初亦有所建明方事之棼乃能留意翰墨邪山谷集

唐張旭千字文

張長史書智癰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懐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山谷集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斵削閒邪觀其書者如九方臯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酒酣興來得於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内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暴暴乎乘雲霧而迅起盲風異雨驚雷激

電變怪雜出氣蒸煙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於豪素哉彼其全於神者也至於風止雲息變怪隱藏循視其蹟更無徑轍時一豪不得誤矣是昔之晤然者已喪故邪 廣川書跋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覆徐觀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矩之内猶縱風鳶者

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劒者交光飛刃欻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虚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為而無不為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

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東觀餘論

唐張旭草書酒德頌

張顛蘇人吴君斗南實與之同郡寶藏其書固宜然莫予齊云章申公家有酒德頌甚奇偉紹興間入御府茲豈別本邪淳熙乙未八月旦平園集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頗多惟顛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邪宋學士集

唐張旭率意帖

此一帖在故簽書樞密王倫家倫出使時得之故都余少日嘗見之紹興改元五月甲子甫里陸游識時年六十有六距初見時四十有五年矣 渭南集

唐張旭草書真蹟

東坡論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工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若符

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為長史真蹟無疑況又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蹟識者當自知之 王文恪公集

唐張旭草書蘭馨帖

右草書帖云蘭雖可焚廿一字相傳為嵇叔夜書余驗筆意疑為張長史書山谷云顛工於肥素工於瘦而奔軼絕塵則同此書肥勁古雅非長史不能又余嘗見公所書濯煙宛陵春草等帖結體雖不甚同而其妙處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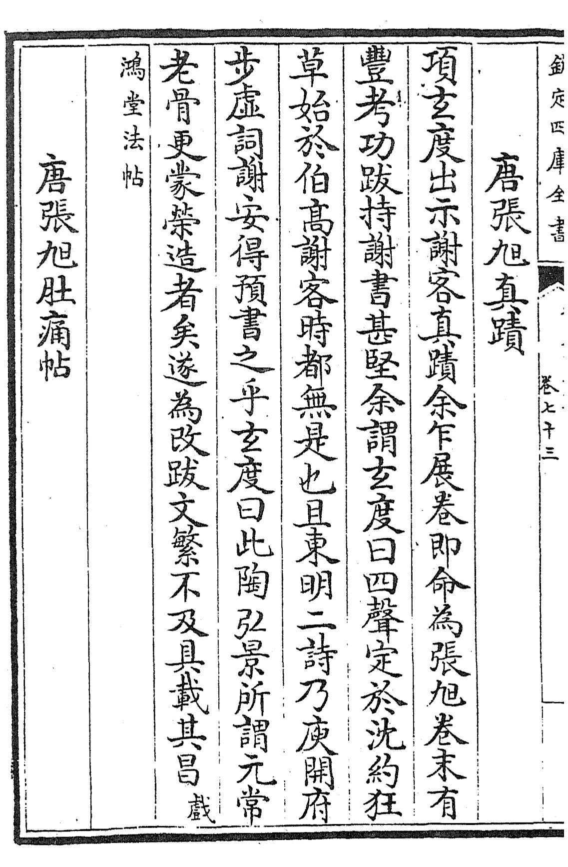
與此實出一關鈕也但其文義不可解蓋唐文皇好二王書故屏幛間多晉人帖語一時化之或長史書叔夜帖語亦未可知然今不可考矣嘉靖丙辰三月長洲文徵明題 六研齋二筆

右張長史文綾上所書蘭馨帖二十字其為真蹟無疑蓋草書不入晉人格輒終成下品顛素之所以得名者在此今觀其奪字氣字佳字足下字人字皆從晉人中來余閱書多矣未有如此卷之佳者世人重耳輕目不

可語此昔素師綠絹兩行因元章所題而重他日必有以余言為是也者漫書以記嘉靖四十年辛酉正月立春日文彭書 同上

唐張旭宛陵帖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鬱屈瑰偉氣沓歐虞長史雖以醉繼顛終無此精魄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以為甲觀 容臺集



唐張旭真蹟

項玄度出示謝客真蹟余乍展卷即命爲張旭卷末有豐考功跋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都無是也且東明二詩乃庾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改跋文繁不及具載其昌戲鴻堂法帖

唐張旭肚痛帖

肚痛帖長史名書也清臣書家周孔而服膺長史不敢有忘後世傳者真書謹嚴顏為勝之而草書宏肆實亦具張之精神焉有宋一代大家只分用得坐位帖中果地其於長史筆意猶未數數然也蓋自張芝之後右軍以筆學宗主當自謂不減而已人或謂之草不如張自長史出而稟法之統緒為闡知矣天啓乙丑九月十九日

墨林快事

唐李陽冰裴公紀德碣銘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氷篆裴公儆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為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獘儆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於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於史

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儆為明州刺史至大歴十四年移湖州則儆密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歴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初定文人著辭以為大康理亦可通是時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

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集古録

唐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璡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顔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為坐像

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顔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集古録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於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集古録

李陽氷為縉雲縣令值旱禱於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為視陽氷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則今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

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郊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石墨鐫華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歷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裵回其下庶子泉昔為流谿今為山僧填為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 集古錄

唐李陽冰滑州新驛記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隂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寳之不知作者為誰然賈躭嘗為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躭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集古録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隂有銘歐陽公

云不知作者為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輿玉筯篆志後贊也其文載於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見之爾

金石錄

新驛記唐秘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詣絶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

歐陽公嘗疑唐相賈耽為之蓋耽愛陽冰書嘗為序其說文字源耽後又為滑州刺史其為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輿所為玉筯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之當盡於斯嗚呼至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改定以合此記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輿頌者獨見此碑耳元輿又謂陽冰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唐李陽氷忘歸臺銘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氷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氷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歳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集古録

右唐忘歸臺銘集古録云此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氷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石皆活歳久稍生刻處幾合故細也恐無是理若果爾

更加以歳月則遂無復有字矣此數碑皆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尚少故字畫差踈瘦至大歴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理應如此也　金石録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為髙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

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氷不慮於後世邪夫士故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世者矣顧其道何如也陽氷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有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 集古錄

唐李陽氷四絶碑首

四絶碑首者李陽氷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氷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為四絶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

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録此篆爾集古録

唐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所以離道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迹可求哉觀陽冰此帖得書法三昧雖規合矩應不逭方圜至其神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迹之間也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未嘗以付始求於法終不參流動如羚羊挂角更無形迹逮其遊於法之外斯可

語成法矣 廣川書跋

唐李陽氷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竒古陽氷小篆惟見於此琴在太常昔陳儀為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況存中書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佗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喻也觀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為臨岳等此

豈為琴材者邪或曰琴之臨岳何據曰昔孫綽云回風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濟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辨　廣川書跋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搆別體乃以𧦝代謙按說文𧦝多語也从言冉聲地

名有謅邯縣汝閻切謙敬也苦嫌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充之衙竒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為識者所勘邪　楊升菴集

少温書猶蹈孔軌潛心改作當時謂為蒼頡後身觀其上某大夫書其自任可知矣此刻舊藏蕪湖民家近世始出簡翁此本乃舊搨可寶　蒼潤軒碑跋

李陽氷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廷尉正脉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　弇州山人稾

唐李陽冰書三墳碑

按此碑為李曜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筯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舒元輿所謂蟲蝕鳥步鐵石隅壁龍蛇駭解鱗甲活動庶幾於此見其一班弇州續稿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

之謌豈別一碑邪抑未見前碑邪元美自任識書恐於此碑失之矣石墨鐫華

唐李陽冰先塋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李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爲邰權記云偏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書玉筯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石墨鐫華

唐李白三帖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云乘興蹋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云夜来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入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其三云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凴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余亦見其一帖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云爲吾讀之雖其字蹟真贋有不可必者然詞語豪爽趣韻自别信非太白不能道也唐錦龍江夢餘録

唐王縉王忠嗣碑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侍郎元載撰門下侍郎王縉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於書稱名家與李邕相伯仲評者謂其過辥少保今其結法清婉老勁不在嶽麓雲麾下覽者自當得之 弇州山人稾

忠嗣歿於天寶初碑立於大歷十年元載撰文王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縉名能書結法老勁真可與李邕伯仲然姿態婉媚啟后世如趙承旨諸人書者

此等碑也　石墨鐫華

唐李潮彌勒像碑

右唐惠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絶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録

唐吳郁淨土堂碑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

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昪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没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毁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爲西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西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

且従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曁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説動之末若不動之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元豊

類藁

唐史惟則大照禪師碑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

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集古録

唐史惟則舞陽侯祠堂碑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集古録

唐史惟則造像記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聞見記云玄宗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

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爲一尉而卒士子寃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柏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爲不誣矣記在洛陽龍門上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金石錄

唐史惟則涼國夫人碑

右唐涼國夫人李氏碑李邦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

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記所謂大歷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金石録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此碑爲唐史侍御惟則書竇臮述書賦稱史書古今折衷大小應聲價變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絶類太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也弇州山人稾

史惟則分隸書竇臮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

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書第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石墨鐫華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陰記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 石墨鐫華

唐史懷則書山陰述

右唐宇文顥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與史惟則同

時必其昴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懐則之書葢不減惟則而初不見稱於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負其藝能或以垂名於不朽或遂湮没而無聞者葢亦有幸不幸也金石録

唐王遹虞城李令去思頌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遹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數家自陽氷獨擅後無續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遹開元天寳時人在陽氷前

而相去不逺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録求之勤且博僅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郤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集古録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遹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益遹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歐陽公集古録云遹在陽冰前者誤也金石録

唐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絶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録古文閲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稱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録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録

之以待知者集古録

從申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髣髴昔人評其書獨步江外此碑在茅山蓋唐行書之得名者余得之道録司官袁止安東里集

唐張從申王師乾神道碑

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録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

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絶不行於世惟余集録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集古録

唐張從申慎律師碑

張從申書其原出於王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名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緽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

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内厥有季弟工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李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余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虚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為集古録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棄而特取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於秦

珍故聊存焉信乎真賞之難值也東觀餘論

唐竇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泉字靈長詞藻雄贍草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七千餘言蓋深於字學者書此碑在唐人中别有一種風韻骨力有瘞鶴之遺意碑在貞元三年爲韋公師立歷叙世系及師授甚詳又言法師至行稽乎玄化通識合於靈造與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與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爲死生盈虚以天地爲旦暮其推尊

可謂至矣而后又言身纒世故迹混俗塵發忠孝以飾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若然則其人似亦可取此所以昔人以道門華陽方之儒門洙泗也與友人陳元晉遊三茅搨此見貽余手粘為冊因題之留軒中云嘉靖戊午九月廿二日雨中對菊記

蒼潤軒碑跋

唐王喦美原夫子廟碑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喦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

何縣邑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定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眞草而羲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則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絶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邑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集古録

唐陳知温開元聖像碑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温書此碑所載夢眞容事最備故特録之集古録

唐包文該兖公之頌碑

兖公顔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遒勁有法石惡多泐耳石墨鐫華

唐戴伋玄元宫碑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考其辭當在盩厔爲𤣥元宮玉眞長公主實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序爲倉部郎中戴璇頌爲户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曽孫戴伋書則建碑年號蓋追成頌序之日而稱者也伋官至僕射而世系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録亦失不收俱不可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豔第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法而加損益者也

弇州續稾

唐張少悌武穆王碑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於李公中興偉略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 石墨鐫華

唐徐浩玄隱塔銘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録屢誌此言蓋慮

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集古録

唐徐浩張九齡碑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録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至於年壽官爵子孫當不謬當以碑爲是今考之

浩撰碑時為嶺南節度使在大歷閒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曲江燕翼無似終為餒鬼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後又載曾孫敦慶玄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為有後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金石録

唐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於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爾其

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於書自有得於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於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於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叙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昔蔡邕受法於神人傳於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逮於張旭其書分故

蔡有鄰法爲篆惟顔清臣徐季海守舊法而真行盡合於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絶矣考其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宜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邪開河碑令狐綯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他石知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廣川書跋

唐徐浩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某

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爲此官而碑末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爲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剥落所存無幾惟其首大字十二尚完好筆法竒偉可愛也金石録

唐徐浩題經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李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李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

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溥嬰髪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圜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山谷集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勢疏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嘗刓角耀鋒搆成觚稜正如大匠掄材斵木就器繩墨既陳潛刃其間求龍削之迹殆不可見況痕瑕節目可得而求之邪李海於此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存者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廣川書跋

唐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黄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瓌

能_{奴來切}迺是僧爲鼉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李海書名唐世而此石迺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恢炱音苔迺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抉而警之是一快事謂瓌能孤岫不害於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因進非哀表賢選能奴來切馮相觀祲祈禳攘災古人已如此音況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據邪爾雅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瀵凡山有竅穿可見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牕閒列遠岫玄暉

言林表吴岫徽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點點露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聳而出者世人多訛人見聞以爲已是黄子説嘗勝人亦未深考余不得不辨廣川書跋

唐徐浩不空禪師碑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充爲司空圖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

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 石墨鐫華

唐徐浩嵩陽觀碑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乃道士孫太冲爲明皇煉丹六轉而移緱氏山九轉而李林甫紀其瑞徐浩書其碑者也碑作於天寶三載是時開元之政已弊而林甫以姦佞爲辭本無足採但浩分隸與史惟則輩幾欲伯仲矣 石

墨緣華

唐徐浩心經

季海書名譟一時有渴猊奔驥之喻此帖意近而法慢米顛斥爲吏楷誠爾然不能不爲眉山小庀之耳弇州山人稾

唐徐浩道德經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黄花絹精薄乍見似紙素諦觀知爲絹本全學鍾元常世傳蘇玉局學季

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偃筆此卷皆正鋒

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臨寫經月可補其缺此惟

夢志之者 容臺集

唐徐峴辨正禪師塔院記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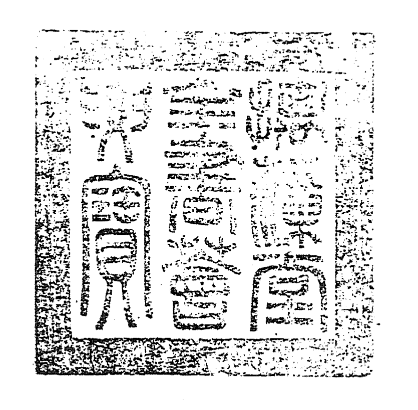
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顔柳筆其書與峴不類

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嘗曼卿在時猶未見

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沒已久始得此書遂録之爾 集

古錄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李惠滋